

散文

散文

细爱

王太生

细爱,琐碎、细小、庸常的爱。有对小生物、小生命、小果实、小物什本身精巧细致、细细柔柔的喜欢。

初夏,小鸡雏破壳而出,一蓬蓬黄澄澄、毛茸茸,啾啾,啾啾,在地上四处滚动,争相啄食,农人寂静的庭院、瓜棚豆架因此而变得圆润生动。小鸡雏刚破壳时,浑身都是湿漉漉的,托在手心,怯生生的,细软的小腿,哆哆嗦嗦,站都站不住。汪曾祺在《鸡鸭名家》里说见到雏鸡鸡的感觉,“小鸡小鸭都放在浅扁的竹笼里卖。一路走,一路啾啾地叫,好玩极了。小鸡小鸭都很可爱。小鸡娇弱伶仃,小鸭傻气而固执。看它们在竹笼里挨挨挤挤,蹦蹦跳跳,令人感到生命的欢悦。捉在手心里,那点轻轻的挣扎,使人心中怦怦然,胸口痒痒的”。痒痒的,那是油然而生的窃喜,一阵子的愉悦、轻松,一种难以言传的心灵美妙,只有这个人才能感觉得到。当然,小鸭子带来了初夏的快乐,它们的羽毛蓬松浅黄,划动着橘红的小脚蹼,在河塘里瑟瑟而游。

五六月,扁圆青涩的小柿子已然结出枝头,嵌在碧碧的叶萼中间,绒毛纤细,玲珑可爱,它们的那种青,是好看的青,天真无邪的青,青得没有一丝杂质。躲在阳光通透、清亮亮的叶隙间兀自酣睡,青枝绿叶间仿佛还能听到它们的呼噜声,让人心生细细软软的爱怜,不忍触碰。没有成熟的东西,常见可爱。成熟,就见世故。世故了,就不见可爱了。

麻虾,芝麻大的虾。怎么说呢?有比麻雀还小的雀,没有比麻虾再小的虾。麻虾生活在长江下游的淡水里,这种野生小虾,对水质的要求非常挑剔,多见于没有淤泥的清水河流。梅雨季节,我在石埠头上,见清亮亮的河水中,小麻虾一跳一跳地兔游……麻虾的透明筋络清晰可见。麻虾唯其小,见之,才油然而生轻柔细爱。那种细爱,是一个浑身通透、血流平缓、很舒服的感觉。清晨的露水菜市场,见到有农人卖麻虾,小麻虾出水后,堆在一口竹匾里,想不到它们竟然还都是活的,抓一把握在手心,璞璞然,辣辣而动,让人满心生爱。

豌豆开花后,结豌豆荚,一粒粒的嫩豌豆,装在一个透明的、细细长长的嫩荚中,是春天写给初夏的信笺,荚是信封,豌豆是字,植物素笺写满对一个季节的爱意。温婉的豌豆荚可清炒、炒腊肉片,吃起来脆脆甜甜。豌豆儿圆润鲜绿,常被用来配菜,只做一个点缀,十分悦目。

小的东西,让人心生怜爱,大而见拙。

明代有一个名叫王叔远的工匠,在一枚核桃上雕刻小舟,舟五人、八窗,箬篷、船桨、火炉、茶壶、画卷、念珠,悉数可见,它的长度还不足一寸,放在手心掌间把玩,见其小巧。

以前在老澡堂子门口,常见有人用大板凳,一端支一根杠杆,用力在榨甘蔗汁,一股涓涓细流,跌落在一只搪瓷小盆里。那天,我看到一只袖珍小凳,玲珑机巧,是古代的榨汁机,遥想当年大家闺秀,端坐在深深的庭院里,听空庭落花,小窗蕉雨。这只榨汁小凳,是悠闲生活的精致道具。汁液顺着槽沟,流进一只青瓷花碗中,直到最后,变成一缕断了线,“滴答、滴答”,滴尽在时光深水里,再无声息。

木质榨汁小凳,胞浆沉静,不知经过了怎样一双纤纤素手的摩挲?浸润着怎样的温柔情感、缜密心思?

细爱,终归是一种生成于内心的柔软和感动。

我于梅雨连绵的夜晚到绍兴,到了鲁迅的故乡。想着他书中的那些气息,觉得书中的人物也还活着。

早晨起来,看见雨中开着白花的香樟树,我把什么都忘了。

江浙多樟,到绍兴才知道,杭州宁波的那点樟树,算什么?水乡桥多,站在任何一座小拱桥上,于水巷交错的迷宫中,顺着其中的一条巷子看过去,一眼望不到头的河边人家,都有一棵香樟树,把浓郁的树影摇到水里去。这样,绿莹莹的水面上,就被印出许多更浓的斑块。午时便有一些小船停在那里歇息,少不停息的几只,经过那里时,悠悠一下从那暗绿中钻出来,到太阳底下好久了,船尾的波纹都变成了一条细线,只觉那凉气还没消散。

偏僻一点的小镇,或者乡下,樟树的年岁也越高。

这里的樟树是有来历的。很早以前,这一带人,谁家生了男孩就在门前种一棵樟树,树下埋一罐酒,“中举!”那天,喝酒庆祝。如谁家生了一个女孩呢!就在门前种一棵香樟树,树下也埋一罐酒,等到快要出嫁的年龄,媒人不用进家门,看门前的樟树就知道谁家有待嫁的姑娘了。樟木味香,而且驱虫,女儿出嫁时,家人就会把树砍掉,做成箱笼陪着姑娘嫁过去,树下那罐酒刨出来喝了,就叫“女儿红”。树长大了,姑娘还嫁不出去,刨出来的酒就叫“花雕”,树长老了,人还嫁不出去,刨出来的酒,就叫“太雕!”

南方人喜欢读书,多出点才子也就罢了。何苦如此呢?

门前有棵香樟树

周苏荣

从那棵香樟种子埋入泥土那一夜起,多少人为它牵肠挂肚,彻夜不眠?

小姑娘牙牙学语时,就有一个白发老奶奶牵着她的手,指着晃动的树梢说:

“看,那棵树,是你的……”

烈日照上树梢,小鸟儿在树间唧唧叫着,飞进飞出,上下跳跃时,七八岁的孩子爬了一树。如是在乡下,那个小姑娘也会在树上玩耍,只是她手中没有弹弓,她像猴子一样,从这枝荡到那枝,突然哪个坏小子恶作剧地喊一声“三妮儿,这是三妮儿的树,啊哈哈!”小姑娘脸一红,小拳头朝着那小孩晃几下,就从树上下来,悄悄回家,从此害羞得不敢上去了。如有樟树一般大的男孩子,遥遥望着那棵樟树,眼中迷离,暗自傻笑,那个姑娘那才叫幸福的人儿呢!然而他们,会不会像电影中的人那样,扭扭捏捏地说:“香樟树下见!”

如果是我,我就会,隔着墙喊一声:

“香樟树下等——”

这是多么让人愉快的一件事,多么美好,美得让人脸红耳热。

然而,那些坏的方面呢?怎么可能忽略呢?多少雨夜,有个人影在楼上,望着雨中的香樟树,顾自掉泪。于深夜的光中,偷偷摸到自己的树下,孤独徘徊,冷月从树枝漏到她惨白的脸上,她的母亲一声不响地在远处,看她一会儿,叹口气,帘子一掀,回屋里了……

怪不得江南的女子,像雾一样郁郁地带着一点轻愁,就如望舒笔下那个丁香一样的姑娘……

我想啊,姑娘一生,望向香樟的时候,比看月亮还多吧。



骏马与朝霞 孙建辉 摄影

名人轶事

傅斯年不准
陈寅恪领空饷

罗红芬

傅斯年与陈寅恪,是中国学术史上呼风唤雨的两位大家,傅斯年娶了陈寅恪的表妹俞女士为妻。他们两人之间的君子之交一直为后人津津乐道。

1928年10月14日,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傅斯年出任史语所所长。履新不久,陈寅恪出任史语所历史组组长。1933年,史语所迁到上海,陈寅恪仍留在清华大学任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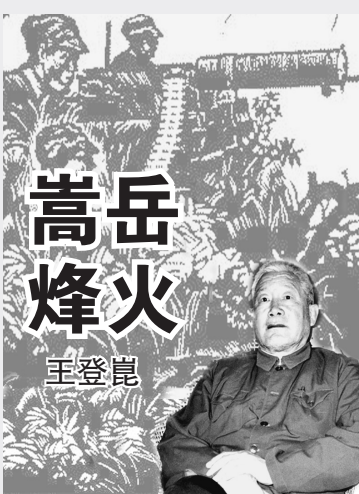
1939年,史语所已迁到四川李庄,傅斯年便致信陈寅恪,邀其到李庄史语所任职。此时的陈寅恪一家正在香港,根本就没有去四川的路费,陈寅恪只好写信向傅斯年求助。结果钱还没有

汇到陈寅恪手上,日军就攻陷了香港,陈寅恪一家由此陷入了绝境。1942年5月,陈寅恪全家才悄悄逃离香港。傅斯年去信邀请陈寅恪到四川李庄,出任当时设在李庄的史语所专任研究员。那阵子的陈寅恪就以身体状况不允许为由谢绝了。

中央研究院工作的总干事叶企孙提出聘任陈寅恪为史语所专任研究员,而且可以不来李庄上班。这个提议遭到了傅斯年的强烈反对。叶企孙亲自找傅斯年沟通,坚持要聘用陈寅恪为专任研究员,但傅斯年一点不给这位上司的面子,毫不让步,而且发表了一份声明拒绝承认陈寅恪为研究员。后来,陈寅恪转入成都燕京大学任教,从此与李庄擦肩而过。

尽管傅斯年拒绝了陈寅恪做专任研究员,但并没有影响两个人的感情。新中国成立,陈寅恪留在了大陆,而傅斯年则带着史语所去了台湾。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在参加会议时突发脑溢血,倒在讲台上,抢救无效去世。得知消息的陈寅恪写了一首诗来悼念傅斯年:“生不死最堪伤,犹说扶危海外王。同人兴亡烦恼梦,霜红一枕已沧桑。”

连载



嵩岳烽火 王登崑

的山上。敌人进到徐庄时就停了下来。这时已到下午了,雨夹着雪下个不停。敌人已被我们拖得疲惫不堪,就在徐庄一带的几个村子宿营了。

天黑之后,我们和当地的民兵一起,转移到了杨树林村。一天都没有吃东西了,大家身上的衣服又淋了个透湿,于是在杨树林村吃了饭。饭后来到安沟山寨上时,我们叫大家休息一下,烤干身上的湿衣服。

这时,孟庆炎同志对我说:根据分区的情况通报说,这次郑州、洛阳的日本人都出动了,光是日本鬼子就有2000多人。他们后方空虚,我们的主力部队已分头到敌后打他们的据点去了。敌人在这里不会待很久,可能在一两天之后就会撤走。但是在这两天里,敌人一定会加倍疯狂地“围剿”。让大家稍微休息一下,把衣服烤干后,后半夜我们就摸出去,回到你们三区的地方去打击敌人。不然,如待在这里,天一亮,我们在敌人的合击圈里是很危险的。你们合计一下,是否让大家稍微休息一

下后就出发。

我想,老孟在太行山经过多次反扫荡,又是县委领导,他所掌握的情况及其判断分析是正确的。我们区里的几个同志都同意老孟的意见。后半夜,老孟同志向杨树林村的民兵交代了一下,就叫我们一路出发了。这时敌人住的村头都点着火。他们把树砍倒,堵住了村口的通道,防备我们部队和民兵的袭击。但是,我们地熟路熟,顺利地绕过敌人,回到了三区的石板沟。

石板沟只住着一户姓曹的下中农人家,他家共有3孔窑洞,两间草房。老汉叫曹海旺,儿子叫曹涛。父子二人勤劳善良,生活勉强过得去,因为石板沟在箕山东北的一个山沟里,不到跟前就不知这里住有人家。日是在这一两天里,敌人一定会加倍疯狂地“围剿”。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把衣服烤干后,后半夜我们就摸出去,回到你们三区的地方去打击敌人。不然,如待在这里,天一亮,我们在敌人的合击圈里是很危险的。你们合计一下,是否让大家稍微休息一

下后就出发。

天光,“土八路一个也别想活”。他们还找保长派粮派饭,在集上要了钱后就到北烟庄去了。

当天下午,我们又派出便衣,曹氏父子也热心地又分头到烟庄、告成镇一带去了解情况。同时,孟庆炎同志还一区写了一封信,要我派人送去,叫他们天黑之后,把区队带到李家庄。我向孟请示到哪里去找一区的同志,他说只要把信送到箕山西北边郭沟的郭某某家就可以了。

天黑以后,曹氏父子和派出去的两个同志都先后回来,天黑时,韩卓如和刘景堂都往告成镇西头路南的李林家里去了。我们决定当夜消灭这一伙坏蛋。

我们30个人在曹海旺老汉家吃了一天。临走结账时,曹老汉坚决不收我们的饭钱。他说:你们把韩卓如这个大坏蛋消灭了,就替我们除了一大害了,哪能收你们的饭钱!我们说了很多,他才勉强收下。

等我们三区队赶到李家庄时,郭渊博和孙华容、杨副政委已带了一区队的同志在那儿等着了。会合以后,我们立即研究了

当夜的行动方案,就向告成镇进发了。

李家庄离告成镇5里路,我们经焦山头下山后,很快从告成西寨门进去,将李林家团团围住,进院一看,空无一人。李林说他们刚走不久。李林受尽了韩卓如这伙坏蛋的压迫侮辱,对他们恨之人骨,主动要求给我们带路。他说:我带你们去找,他不在刘景堂、张光先家,就在北沟刘遂来家。于是,在他的引导下,我们包围了刘景堂和张光先的家,但都扑空了。我们又到告成北沟,把刘遂来家的院子团团围住。我们80多人将他家上下前后左右围了个水泄不通,叫李林喊门。

“是谁?”里面问。

“是我”李林答。

“有什么事?”里面听出是李林的声音之后,又问。

“城里来人找韩镇长。”李林答。

由于李的答话声音紧张,里面的人猜不到不妙,连忙喊:“快上天窗。”我们听到里面的声音后,知道这伙坏蛋在这里,就开始喊话:“韩卓如缴枪投降吧!”“你跑

不了啦,缴枪不杀!”

这时,从天窗上打出枪来,我们也对准天窗进行还击。敌人依靠天窗的有利地形,用十发长短枪的火力封锁了院子,我们难以接近。他们妄图守到天亮后,等日本人和伪军来援救。

北沟离告成镇30里,离芦店镇只有十几里,离吴寺寨只有8里路,离西边八方也只有几里路,这四处都住有日军和伪军,他们要一起来了,我们可不好办。因为他们是夜里他们不了解,不敢轻举妄动,所以我们必须在天亮以前消灭韩卓如。

从北沟窺视的敌我力量来说,是悬殊的,他们只有十几人,而我们两个区队合起来共有80多人,是完全可以消灭这批敌人的。但敌人死守天窗,易守难攻。我们80多人都在开动脑筋想办法。三区队有个战士叫吴银铃,他说:我看到院子外面有一大堆芦苇,可以点火烧他们,底窗着了火,光烟都能熏死这些家伙。大家一听,都说这是个好办法,于是马上开始行动。

8



山水人物(国画) 萧谦中

知味

重阳糕

程中学

重阳节近,故乡的亲人们可好?我仿佛又闻到了母亲做重阳糕时的香味。

记忆中,每年的重阳节,母亲都会做重阳糕。重阳节也叫敬老节,这一天民间都要蒸重阳糕孝敬老人。重阳糕多用米粉、果脯等作原料,制法因地而异,主要有烙、蒸两种。北方地区夹馅并映“双羊”,以此取“重阳”之意。又因“糕”与“高”谐音,住在江南平原的百姓无山可登,无高可攀,就仿制米粉糕点,借以示攀高(糕)祈福、避灾。

母亲做的重阳糕与蒸年糕相似,不过重阳糕要更薄一点。先用温水将糯米粉和米粉拌入细砂糖调匀,这是最重要也是比较复杂的工序。米粉拌匀后,平均分成两份。先取一半湿粉,放入筛网过筛。直至把湿粉过筛完成细粉料,放入铺好纱布的容器中用开水大火蒸五分钟。在这个过程中,用另一半调好的米粉拌入玉米粉,加入适量的水,同样调成半湿半干状,筛成细粉。取出已蒸熟的米糕,薄薄撒上一层茱萸干、核桃仁、花生仁、去了核的红枣、葡萄干等,再撒上一层调好的玉米粉,在最上面再撒上一层果仁,入锅继续蒸上15分钟。为了美观好吃,增加节日的气氛,人们把重阳糕制成五颜六色,有的还洒入一些桂花,花香与美食的香味一融合,人心的香甜便在心底温暖地蔓延开来。

蒸熟的重阳糕,颜色丰富,香气袭人。切成薄片儿,最底下那层因为糯米粉比例多点儿,蒸好后口感有点像糯米糕,软糯糯的。上面那层因为掺了玉米粉,口感偏向于松软。再加上中间和表面撒的葡萄干、核桃仁、茱萸干、花生仁等,一口咬下去能吃到很多种口味,软糯香甜,绵软筋道。重阳糕中的红枣和干茱萸,是比较适合老年人吃的一道甜点。

每年,母亲做好重阳糕,总要分成好几份,有奶奶爷爷的,有外公外婆的,还有曾祖父的。就连村里的孤寡老人,母亲也会送上一份,让老人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敬老节的气氛。我从母亲的身上,看到了她敬老爱老的品行。吃着母亲做的重阳糕,一份浓浓的爱与温暖在心底如水般荡漾,有着说不出的幸福与舒坦。

经过岁月的流逝,母亲从中年渐渐步入老年。守着母亲,年年为母亲做重阳糕是我最大的心愿!

名人轶事

老舍的“瞎凑诗”

阎泽川

老舍先生十分幽默风趣。有一次,他家里来了许多青年人,向他请教写诗。老舍对来的青年们说:“我不会写诗,只是瞎凑而已。”青年人中有人提议,请老舍当场“瞎凑”一首。

老舍随口吟了一首别致的五言绝句,把当代几位人们熟悉并深受称道的文学家、艺术家的名字,“瞎凑”在一起,形象鲜明,余味无穷。诗是这样写的:“大雨洗星海,长虹万籁天;冰莹成舍我,碧野林枫眠。”

诗中提到的大雨,即孙大雨,现代诗人,文学翻译家。洗(诗中为洗)星海是著名的人民音乐家。万籁天是现代名人,文学家。万籁天是戏剧、电影工作者。冰莹,现代女作家,湖南人。成舍我是老舍的好朋友,著名报人,曾任重庆《新蜀报》总编辑。碧野是当代作家。林枫眠是当代著名画家。

一首五言绝句,写了8个人名,自然贴切,青年们听了,无不赞叹,叫绝。

新书架

《西行三万里：
王志看丝路》

卞茜

2014年7月,睽违荧屏六年的王志作为陕西卫视“丝绸之路万里行”总主持人,与节目组车队从西安出发,沿古丝绸之路一路自驾,横跨欧亚大陆,穿越中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格鲁吉亚、土耳其、希腊、意大利8个国家,历时两个月,西行三万里,最终抵达古丝绸之路终点罗马。

在完成媒体报道任务之余,王志随时用文字记录下旅途中所见、所闻、所感。既有异域他乡的精彩见闻,也有与各路名人嘉宾的对话,更有主持人犀利的眼光和对丝路历史的深沉思考。一路向西,行三万里,一路欢乐与艰辛,90篇文字为我们描绘出一个充满魅力的丝路历史与当今,和一个不一样的王志。